

我的领路人

■陈胜峰

领路人

回忆往事，记忆犹新，悉心体悟，感人至深。

记忆如弦，拨动岁月的回音。一九八七年初夏，暑热已盛、草木苍翠，我在乐清县委党校学习的两年时间，如白驹过隙、匆匆而过，转眼迎来了毕业季。我刚20岁出头，在中专班同学中年龄较小，正值青春年少，颇具书生意气。

毕业前夕，乐清柳市区来党校招选一名区委秘书，条件是柳市籍优秀毕业生。因我毕业论文获党校评比一等奖，时任校长谷金标同志推荐了我。那时，杨光松同志正担任柳市区委书记，我与他人的人生交集便始于此。杨书记当年四十多岁，长得一副农民脸，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干部，虽然外表看起来一脸严肃，与人交往却十分平易近人，认识的人都叫他老杨同志。

杨书记选人用人向来慎重，这次招选区委秘书也是如此。刚到柳市区委办不久，他就交代我们同来的八名同志一起编写《柳市区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》。也许是杨书记看过简历，再加上党校推荐，让我担任编写小组组长。同时，我还负责撰写两篇材料，写的分别是移风易俗带头人桥下村林顺宝同志、白石医院院长包存进同志。我自然是认真采访编写，用心雕琢人物形象。资料汇编定型后，杨书记仔细审读了每篇文章，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杨书记又指派我到三山乡参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双层经营试点工作。在时任乡党委书记赵乐强同志的指导下，我认真总结工作进度和活动开展情况，自己手刻蜡板编写了5期简报，并报送送到乐清县委。时任乐清县委书记仇保兴同志通过简报了解到试点情况，对杨书记说“你们的简报我都看了，这个试点搞得很好”，杨书记听了感到非常高兴。试点完成后不久，区委便任命我为区委秘书。现在想想，这些都是杨书记对我任前的考察与历练。杨书记还多次嘱咐我“担任区委秘书的同时，多学习写一些报道，自己既能练笔，又有稿费补贴家用，是一件很好的事”。在杨书记的教导督促下，我的洞察力、思辨力和理解力有了很大提升，尤其是文笔得到充分锻炼，一九八八年还评上了全县十大优秀秘书、优秀通讯员。多年来，我坚持思考和写作从不懈怠，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。

杨书记很讲组织原则，保密意识非常强。记得任区委秘书之前，我的一位老师来柳市区委办办事，顺路来我办公室坐坐。闲聊中，他问我接下来分配到哪里工作。我想，其他人都已经分配到位了，只有我还留在区委办，随口说了句“有可能当区委秘书吧”。老师也为我感到高兴，随后对区里一位老同志说起这事。没想到，这名老同志向杨书记作了反映。杨书记非常严肃地找我谈话，他说“组织上没有商量、也没有找你谈过话，你怎么能到处说自己当区委秘书呢”。我面红耳赤、如坐针毡，毫无隐瞒说明了前因后果。虽然此事影响不大，但我深受教育。自此以后，我数十年来历任近二十次岗位变动，有时自己或多或少了解工作去向，但从未对任何人提前透露信息，即使家人也不例外。

杨书记十分注重农业农村工作，每年三分之二时间在基层，平时开部署会现场会都会树立正反典型，让大家既受启发、也受鞭策。一九八七年入冬之际，中央部署开展冬种工作，要求各地防止大面积抛荒。一次，杨书记带着我到茗屿乡调研，他先沿着104国道到田头调研，然后才到乡政府。那天乡

党委书记不在，由乡长汇报工作。杨书记听了汇报后说：“我刚从田头过来，你汇报的情况可能与实际有较大出入，接下来还得用力抓一抓啊。”杨书记轻轻一句话，说得乡长满脸通红。尽管杨书记是农村干部，却很有战略眼光。当年，像柳市这样区一级是没有制定规划的，杨书记却与众不同提出编制《柳市区十二年经济社会发展大纲》，研究到20世纪末即2000年的发展目标和构想。他从上海、杭州、温州等地邀请了老领导、专家和乡贤，包括叶龄银、仇醒亚、姜川桂、程文棋等各界人士，大小小小座谈会开了很多次，群策群力对柳市这样小城市作出全面长远的规划，引起了省、市和县领导重视。当时，我作为起草组主要执笔人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认识有了跃升式提高。

杨书记非常重视纪律作风，总是以身作则。记得一九八七年秋季抗台期间，杨书记带队到乡镇听取工作汇报，督查干部值班值守情况，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台风过后，他立即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，提出要严肃纪律，对抗台中个别党员干部擅离职守问题进行通报批评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。杨书记交代我起草了通报，并亲自作了修改。通报措辞严厉，警醒了一批党员干部。杨书记有次出差之前，一位同志送了他300元“路彩”，在当年也算大数目。杨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把这笔钱装到信封里封好，让我带给那位同志，这就是杨书记的做人原则和处事艺术。记得杨书记调离柳市区委之前，带着我到白石中雁乡调研。山路崎岖，走的还是石子路基。我们坐着项目水厂工程车颠簸上去，晚上留在那里吃饭、住宿。饭后，杨书记还不忘交代我交好饭费。杨书记经常嘱咐我，一定要严谨细致，凡签字落笔要慎之又慎。我想，清风如此、正气使然，这就是从政的底线所在吧。

杨书记对我尤为关心。我父亲患病之时，在上海就医时间长、费用高，有时报销比较困难。杨书记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这件事，亲自打电话吩咐“对这样一位老实的农村干部，一定要多给予照顾”。当时我家里非常困难，杨书记嘱咐我“有困难跟我说，组织一定会给予帮助的”。我父亲去世那天，杨书记当天就到我家智广村悼唁，并反复嘱咐我“你要好好照顾母亲”。人与人的感情，总在点点滴滴中积累沉淀。杨书记的恳切之言、关爱之举，如冬日里的阳光，温暖着我的心。我在瑞安工作期间，一次杨书记陪同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同志来瑞调研，他看到瑞安的变化，感到非常欣慰，同时还不忘嘱咐我“你主政一方，担子很重，要不断努力，不要骄傲、不要懈怠”。杨书记的叮嘱，让我得到了鼓励和鞭策，使我工作更求扎实、更求稳健。

回忆往事，记忆犹新，悉心体悟，感人至深。杨书记生于农村、长于农村，曾长期工作在农村，退休后仍不忘劳作、满园果蔬，是地地道道农村干部的真实写照。我在杨书记身边工作不到两年时间。虽然日子不长，但他如长者般提携、老师般教诲、慈父般关爱，为人处事、言传身教启迪了我、影响了我、教育了我，让我永远铭记于心。

杨书记，无疑是我的领路人。



扫一扫，听朗读版

籀公楼前忆深深

——写在“实小”建校120周年之际

■马邦城

“玉海飞云，杰地自收风月景；籀楼拱瑞，书山多植栋梁材。”这是当年著名乡贤、“洋状元”项骧，应瑞安县小(今实小)校长余崧舫之请，为刚刚落成的籀公楼所题的对联。籀公何许人也？少不更事的我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经学大师孙诒让。清光绪十八年(1902)，正是籀公孙诒让在县学宫校士馆内，创办了瑞安普通学堂，即现在瑞安市实验小学的前身。

秋雨梧桐叶落时，籀公楼前忆深深。2022年是壬寅虎年，恰逢实小建校120周年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先母陈春霞从平阳调至瑞安县小任教，我家就住籀公楼，我在那儿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小学时光。实小不仅是我的母校，还是我的“家”。我与妻子林安宁，儿子知遥、知力，加上两个妹妹与她们的子女，全家共有9人是实小校友，都快凑满一桌子了。

实小早年叫做瑞安县立中心小学，就在原孔庙学宫隔壁，那一带统称为“学前”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县小临街而建，坐北朝南，是全城最具规模气派的一座学校。从大门口进去，走过小操场，前面便是籀公楼，也称“魁星阁”。楼前植有多株挺拔高耸的古柏，记得我曾写过一篇作文，将这些古柏比作守护校园的卫士，还得到过夏惠兰老师的表扬哩！

穿过籀公楼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由青砖铺成、长约数十米的宽敞甬道，笔直地伸至学校礼堂前。甬道两旁长着高大的梧桐树，枝繁叶茂，浓荫覆盖着整条甬道。每临深秋时节，校园里的梧桐树都会结满果荚，当枯黄的桐叶开始凋零，那些蚕豆般大小、成熟的桐子，也会附在勺子型的果荚里，悠悠地打着旋，随风飘落下来……记得三年困难时期，有好多同学都把地上的桐子捡回去，炒起来吃。

我是1957年进县小读书的，母亲其时不仅当班主任，还兼任少先大队辅导员，大队部就设在籀公楼入口处东首的房间内，大队长名叫陶银萍，是著名电影演员、校友陶慧敏的亲姑姑。她看上去比一般同学老成，是学生中唯一的共青团员，戴着红领巾、挂着“三道杠”，组织能力特强，成了母亲最得力的助手。

说到陶慧敏，其实她的出息与我母亲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当初，正是母亲选她担任悼念周总理诗歌朗诵的主角。我曾亲



1961年“三八”妇女节县小女教师集体照。前排右一为夏惠兰，右二为作者母亲陈春霞

眼看到，母亲将陶慧敏带到瑞中教师宿舍我家中，还请了住对面红旗楼里的施巨欢老师，过来给她作朗诵辅导。也就是那次“长街挥泪送总理”的诗歌朗诵，才使她一举成名，后被瑞安越剧团看上，录用。当然，这些都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。

我读县小那些年，总感觉学校组织的活动与劳动特别多，诸如除“四害”、捡废铁、积肥、拾“稻失”、开荒种菜、养鸡养兔、“搞堤塘”、演出游行等等。母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根本没有时间来管我。印象至深的是大炼钢铁那阵子，男女教师齐上阵，夜以继日地大干，整幢籀公楼宿舍内空荡荡的，晚上就我一人，半夜醒来好害怕。我曾跑到同学陈光辉家去睡，宁可与他的弟妹同挤在一张床上。

记得当时，学校还组织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演出游行活动，由母亲负责其事。同学们热情高涨，纷纷报名参加。好像演出的剧目叫做《百花齐放》，母亲让陶银萍扮演“花王”，我班沈雄洲同学扮演的是“百花公主”，她打扮得花枝招展、光彩照人，都快让人认不出来了。那次演出很成功，之后全体师生又上街大游行，轰动全城，为县小赢得了荣誉。

少先队工作一直是县小的强项，继任母亲的大队辅导员叶永生老师，同样将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，而且形成一种优良传统。后任的张俊英与施明夫老师，还荣获过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称号。

在县小，母亲的班主任工作也堪称一绝，所在班级年年名列全校前茅。她关心每一个学生，对他们的情況了如指掌，一旦发现不良苗头，就及时进行教育制止。同

时，善于发挥班干部的带头作用，使全班同学为争取集体荣誉形成合力。坚持家访更是她的一贯作风，平时总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，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，产生互动效应。一些被认为难以教育的“差生”，经她循循善诱之后，都会有明显转变。记得张翊中老师在实小百年校庆时，就写过悼念我母亲的文章，称她对学生有“慈母心、良师魂”。

我在县小读书时比较顽皮，由于长期生活在校内，与老师都混熟了，上课不遵守纪律，经常受到处罚。五年级时，有一次与新来的徐可圣老师吵闹，结果被夏克西校长、赵三祝教导主任狠狠地训了一通，这才心生敬畏，有了根本性转变。后来，徐老师教我学书法，使我受益匪浅，大有长进。

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，尤其是作文与大字，每次参加学校举办的竞赛，几乎都能得奖。算术就不行了，粗心大意，老是出错。后来多亏了高国潮老师，对我严加管教，一道错题都不放过。有一次算术测试，我居然得了满分，全班才三人，有幸与陈光辉、洪允平同学排名一起。从此，我信心大增，算术成绩有了明显提高。1963年，竟以全校最高分考入瑞中。当时只发录取通知书，没有张榜公布，是瑞中初一(1)班的班主任张川定老师，特地告诉我父亲的，还有项成新、陈昭严等瑞中老师，也曾来我家登门道喜……

岁月悠悠，物换星移，如今籀公楼早已不复存在，但儿时的记忆仍永驻心间！在实小迎来百廿华诞之际，我谨将此文献上，略表寸草之心，以报母校的培育之恩。

水电情缘

■林南斌

“电灯、电话、电视机，有了电真方便，电的用处说不完……”记得小学一年级课本中，有这么一篇课文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年幼时却不甚懂其内涵。那时，我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，水、电、柴火等都是自给自足的，仿佛置身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。

水电是小山村独有的“福利”。水力发电靠丰富的水资源，而附近上洞山上的水库，水源充足，水流落差大，条件得天独厚。水库里的水清澈而透明，时而为浅绿色，时而为墨绿色，晴天水面一碧万顷，阴天白如明镜，刮风时布满鱼鳞似的斑纹，下雨时斑斑点点，如满天繁星……据《瑞安市地名志》载：“上洞水库建于1959年8月，集雨面积1.22平方千米，坝高26米，总库容79.5万方，设计灌溉面积60亩。”

在水库下游，建了一个小型水电站，叫做上洞水电站。据《瑞安市地名志》载，

上洞水电站位于净水村，装机容量100千瓦，年发电量15万度，于1966年8月建成。水电站旁边有一个碾米厂和织布厂，当时很多村民削尖脑袋想成为厂里的股东或管理层，因为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，能赶上“吃皇粮”的待遇。

水力发电给小山村带来了光明，村民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和幸福感，因为在这个独立“小王国”里，可以交替使用国网供电和自行发电，从未发生过停电的事，而且电价要比城里便宜。然而，水力发电的电压不稳定，造成电灯忽明忽暗，年少时的我，常独自坐在房间里看书、写作业，昏暗的灯光陪伴我度过了求学的时光。

我上初中时，母亲就在水电站边的织布厂上班，当时生活拮据，在交了我们兄弟三的学费后，家里经常连电费都交不起，母亲就以工资来抵电费。

走上工作岗位后，我曾担任海岛的副

乡长，也分管过电力工作。当时海岛没有水力发电，只能靠柴油发电维持照明，而且海岛上常住人口少，发电成本高，效益低，发电厂难以维系，厂长三天两头跑到乡政府诉苦。深知电力工作重要性的我，对“三电”工作总是义无反顾地支持。当时顶着炎炎烈日，跑了十几个部门，争取了一批专项经费，终于使柴油发电厂恢复正常运行，岛上渔民闻讯欢呼雀跃。

从海岛调回家乡后，小山村里的发电厂还在，只是旁边新建了一个蓝夹缬博物馆。现在供电实行了同网同价，电压稳定，再没出现忽明忽暗的现象，而且电的应用也更加广泛，像平板电脑、空调、家庭影院、电子琴、投影仪等电子产品相继“飞”入寻常百姓家，我也学会了在电脑上“爬格子”，日复一日，笔耕不辍。

我想，我与水电之间的情缘是扯不断了……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

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瑞安市宣传部
瑞安市融媒体中心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

地址：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：325299 电话：（0577）总编办：65816333 发行部：65836178 广告部：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：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